

鐵嶺縣志

卷
二十九

鐵嶺縣志卷十九

藝文志

文武以政傳管晏以功傳孔孟以道傳鄭馬以經術傳程朱以理學傳
班馬韓柳以文章傳後漢之諸葛北宋之司馬以文章與功業並傳士
君子生當盛世得志當時珥筆彤庭和聲鳴盛文章勲業彪炳千秋誠
人生快心事也迺遭時不遇境與願違既不能爲華國之文章又不能
作濟時之霖雨世無知己抱膝長吟屈子之離騷少陵之秋興或因事
寓意寄託遙深或觸物留題別抒懷抱亦士君子獨善之義也鐵嶺地
接草萊俗鮮文化自郝公謫居講學者衆輾轉遞邇以至今日鄉賢流
寓著作題吟手澤心傳未覩雪泥之迹編殘簡斷難尋故紙之堆剝蝕

散失搜集維艱或得之故老流傳難徵文獻或求之私家藏襲如覓遺珠謹析爲文詩二集依年代之先後錄之志藝文

藝文志

鐘奇集卷十六

鐵嶺縣志卷十九

藝文

銀州重修圓通寺記

明大學士 陳 循 泰和

佛教入中國自漢以來然矣上自公卿士夫下逮黎庶罔不尊禮之以其能作禍福報稱善惡謂此生之貧富貴賤壽夭皆夙生所爲理不必有徵然足以化愚使之畏禍嚮福不謂無功至於陰翌皇祚其用歸於永長悠久如陰陽寒暑晝夜往來循環無窮始終無盡以是而致其愛君祝國之誠則士大夫固宜崇之所謂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是以琳宮梵刹所在皆然夫豈無由哉國朝洪武二十三年始成銀州之城置鐵嶺衛舊有刹在城西北隅歲久頽廢宣德三年

指揮施興始因其舊垣而宮之名圓通寺正統三年都指揮使康福指揮李俊張忭繼修葺之景泰之初今指揮使孫環偕指揮同知王斌復增新之至天順初祠佛棲僧之具凡所宜有者咸備克稱祝釐之所旣成孫王二公偕住持僧圓全來謁求爲記遂如右天順六年九月勅放歸田七十八翁芳洲居士廬陵陳循德遵甫記

重修圓通寺碑記

明 高崇文

夫佛所從來遠矣興於漢傳於唐而尤莫勝於我朝明興垂三百年兩都人士及天下郡國無論一二好修小民奉佛尊經者不乏即搢紳大夫勲庸世胄之家靡不潔奉侈祀惟佛教之爲競競蓋其道原分吾儒之餘派而獲國佑民皆是法耳談者不得其說至抗而與之角又以奉

佛之心毀佛尊經之心叛經舛亦甚矣吾郡先民當洪武初建圓通寺於城迤西構正殿五楹立佛像三尊東列伽藍西列祖師而前列有四天王一時廟貌森儼佛光炳耀蓋犖然具矣浸淫至正統年間稍補葺而猶未修也迄於今而棟宇朽敗殿舍傾頽佛像塵蒙金身露處有識者莫不惘然而竟不能爲出一力以光大之乃寧遠伯李輕財好施暨弟原任統兵李成材共興善念遂約善人陶德明及境內助緣士夫若干人共襄厥事或出資或出粟或出物料各有差計晷刻工歷五年而功始落成焉俾廟貌重新神光再照纖毫皆李氏力也佛量無私得鑒之蒼蒼而報之冥冥者乎余雅不言佛然躬遇慈舉則擊節嘆曰此亦足以彰盛美而表鄉閭者也於是爲文以揚李氏之美用垂不朽以勵

世風云萬歷二十三年太學生高崇文撰

銀州重建三官廟記

萬歷十年賜進士奉政大夫總理遼東糧儲兼理屯種戶部郎中

趙惟卿

柏鄉人

天生地成六一合而水用具此三官命名之原也如道藏等經所載姓氏龍女及三元下察之說荒謬難詰然賜福解厄等語與祀典禦災捍患之意合故廟貌徧寰宇至今血食未艾也鐵嶺古銀州地成化丁巳建廟於城北之柴河祀必用渡父老苦之質諸堪輿家以乾河厥土攸宜顧時詘無當其事者嘉靖壬戌太保寧遠李公初視衛篆即欲建如前議時兵戈倥傯僅仍舊貫湫隘雨注半入浸沒積歲漸頽圯矣萬曆丁卯公提兵北征過而增喟謂不足妥神明肅禋祀也乃大捐俸金付致仕參戎宿君名仰辰者總其事宿君雅有重望復倡鄉耆之趨義者

增庫爲隆拓隘就爽東西廣十丈南北袤二十二丈台增八尺有奇周圍以磚鱗砌中建神殿三間稍前建拜亭三間左右廊六間又前過庭三間鐘鼓樓各一座兩旁俱啓角門以尊中也復建住房三間俾司香者掌啓閉闕其規制揖如拱秩如序凡簷牙疊澀丹堊塗瀍咸輝煌錯彩巍然標勝槩矣嗚呼天地純淑之氣融結於山川者恒有待而興銀州稱雄於遼千百蘊奇抱秀乃儲精於寧遠公無論勲業輝赫爲名將第一即此廟阨阨二百餘年亦藉公而顯明昌熾豈偶然哉大約純淑之氣鍾於神則爲威靈爲感應以食報於一方鍾於人則爲豪傑爲英雄以垂芳於萬禩故通三才之說者可以悉三元之情狀矣公重厥役乃以廟狀示趙子趙子旣紀大略如前復爲迎送神辭三章俾致祀者

歌以侑觴

辭曰靈運螭兮雲中森森兮龍宮橫九垓兮極日望夫君兮焉窮
紫壇兮桂陳陳桂椒兮蕙肴充

右迎神

揚玉枹兮拊鼓壯瑤篴兮鉦鐘靈偃蹇兮夷猶亘天路兮駕飛龍役百
靈兮橫地軸輳靈類兮賸從并欣欣兮姣服謦將愴兮紛來同

右降神

靈皇皇兮旣留炎高舉兮雲旒若雨暘兮盪氛祲奠厥居兮田疇道百
川兮不波福無極兮銀州

右送神

重修關帝廟碑

嫺川賈弘文

知本縣縣

惟帝大節正氣垂之竹帛昭於萬古薄海內外咸尊崇敬事之故廟貌徧寰宇千百年來血食未已也鐵嶺古銀州地先是土人即廢基設廟西門外規制陜隘康熙癸卯歲王公之綱孫公梗倡鄉耆之趨義者共捐已貲卜地於城之中央東西廣九丈南北袤三十丈令宏敞也中建大殿三間妥神居也綵繪棟宇彰事跡美瞻仰也外聯拜庭三間使深邃肅趨蹌也左右各建樓一座懸鐘鼓也前建大門馬殿獻樓三間旁啓角間尊中路也時至禋祀獻戲以侑神也後建廊房六間俾司香者供灑掃事啓閉也規制巍麗錯彩煥然稱勝概矣嗚呼以帝之威靈赫赫在天固不以是爲隆污而人心樂赴有不能已者但時詘財匱歷十

有餘載始克告竣嗣是保境佑民輦皇圖於萬禩者端在乎斯矣若踵事增華尙有異於後之人云是爲記

鐵嶺縣舊志原敘

賈弘文

敘曰萬物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者何也不知其所以然而爲之者也古今之故誠莫違於時矣太初沕穆垓圠無垠兩儀旣立三才配焉忽而一畫而斷之連之而重之而再重之二老六子正位於其中而萬事萬物遂無不本於此也喁于吹萬卽爲鐘呂之先飲血茹毛已開珍齊之始書契聿興而墳典丘索諸子百家不可紀極矣世代緬邈黃農虞夏之事猶約略可稽則史之爲也史卽志也虞書君臣告勅都兪一堂因事陳辭炳焉與星日同朗此卽唐虞之志也夏書卽夏志商書

即殷志周書即周志也孔子刪書而終秦誓所謂其或繼周百世可知者已露一端矣蕭何爲漢功第一以入秦先得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寡強弱之處以何具得秦圖書故也魏晉以還皆以蘭臺石室之藏攬集成書遂代各有史孔子因魯史以成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而揆以天理民彝之正亦猶之乎不知其所以然而爲之者也余未受簡命之先已奉有旨令直省府州縣各修志書數年矣蒞任以後府檄頻催而苦無以應今歲秋冬之際乃與紳士之隸籍茲土者謀所以終其事首建置謂邑立而後諸務興也次疆域謂畫域而理官司之守也國家賞賚祿予士馬兵甲之費胥於賦入取給焉故田賦次之戶口又即次之學校則此地所無

然事之大者不可後故學校次之官師相代失得之故即在衆多之口
堯湯水旱聖帝明王弗免焉其有事於此卓然有所樹立皆高山之仰
也世無傳人而有傳文文傳而人亦傳故次官師次祥異次人物而以
藝文終大款九而細目二十有九纂輯率出董子蒐採校正諸紳士咸
與有力余借手以觀其成耳嗟乎余於此則不能無感矣直省皆有舊
志可依雖今昔異宜不過數十年事耳鐵嶺有志或亦開闢來所未聞
乎令不辭固陋勉綴成編所見所聞所傳聞一邑之事大略盡此聖天
子欲以周知天下之故衣裳萬國傳示來茲者此則一編亦備天厨一
櫝未可少也志即史也總以時至事起不知其所以然而爲之者耳唐
人倉頡廟詩云空階有鳥跡猶是造書時吾且溟然其際矣

原跋

董國祥

直隸冀州人

易曰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耜之利以教天下取諸益此萬世衣食之原也周家以農事開國卜世三十卜年八百故豳風豳雅豳頌所詳皆農事焉國家念豐芑重地設立郡縣招集人民墾田殖穀所以爲根本計至深遠矣即鐵嶺居民云屯堡云台所云衝者皆昔時望烽燧謹斥堠之地麻麥幪幪瓜瓞嗶嗶其氣象爲何如哉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無徵不信吾舍周奚適哉故作春秋繫正月於王繫王於春所謂本天道以治人事大一統之義也春秋之義兼事辭道法而有之天王狩於河陽法即道也春秋未修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旣修曰星霽如雨辭即事也前代之事若存若亡

縣設未久鮮可紀者賈公之爲此志或據事以徵實或因言以立教忠君愛國之意娓娓溢於辭端觀光揚烈彛叙萬年於吾夫子從周之志實無媿焉寧止一邑之事云爾哉

六經對

左懋秦

山東萊陽人

六經非聖人爲之天地爲之也亦非天地爲之人心爲之也易始於陰陽書始陰陽之奇偶詩始於陰陽之清濁春秋始於陰陽之推筴禮始於陰陽之往來樂始於陰陽之調鬯故經一而已而列之爲六天地之晰其數聖人之詳其教而人心之用始盡也然易首三皇書首五帝詩首三王春秋首五霸故易以象春書以象夏詩以象秋春秋以象冬而禮樂無專屬古有六代之禮亦有六代之樂先儒言六經之道同歸而

禮樂之用爲急聖人教人四府易詩書春秋而禮樂污隆其間蓋四經者聖人立教之體而禮樂治世之用不可不察也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又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殷薦上帝以配祖考此易之禮樂也書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又曰八音克諧鳳凰來儀此書之禮樂也試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於論鐘鼓於樂辟雍此詩之禮樂也春秋曰天王狩於河陽又曰初獻六羽此春秋之禮樂也夫明於禮樂之原易最尙矣書詳於四代詩詳於成周禮樂之升降在焉而春秋亡於禮者之禮亡於樂者之樂也故聖人教世之心切而於春秋爲獨深豈得已哉孔子以雅頌得所爲樂正韓宣子見魯易象春秋謂周禮在是明此知禮樂之在四經而四經治世之書正以禮樂爲

人用之也世儒言六經在世如日中天今四經具有全書獨禮樂爲不備蓋經世之道體有方而用無窮四經者聖人已陳之數而禮樂萬世通變於不窮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禮樂莫備於成周儀禮周禮二書皆出周公今讀儀禮十七篇雖亡缺有間而所載冠昏燕射聘食喪祭諸儀於君臣朋友男女死生之文曲折盡變天地微渺之極禮記雜出漢儒亦大抵七十子之徒若高堂孟卿后蒼之倫所傳聞先聖緒論禮家精微之旨咸在則聖人之禮經亦未嘗亡也周禮大司樂一篇漢竇公嘗獨獻之所載天神地祇人鬼教學賓燕軍射飲腊考於天地四方陰陽之聲想見聖人作樂之意劉向得古樂書二十三篇今樂記乃斷取其十一篇雖后夔復起論樂於君臣父子要不外是則聖人之樂經